



东北大学八十周年校庆学术著作

田鹏颖 陈凡著

社会技术哲学引论

—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



NEUPRESS
东北大学出版社

东北大学八十周年校庆学术著作

社会技术哲学引论

——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

田鹏颖 陈凡 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 沈阳 •

© 田鹏颖 陈 凡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技术哲学引论：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 / 田鹏颖，陈凡著 .— 沈阳 :
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8

ISBN 7-81054-923-5

I . 社… II . ①田… ②陈… III . 社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IV . C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9971 号

出 版 者：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 3 号巷 11 号

邮 编：110004

电 话：024—83687331 (市场部) 83680267 (社务室)

传 真：024—83680180 (市场部) 83680265 (社务室)

E-mail: neuph @ neupress.com

<http://www.neupress.com>

印 刷 者：沈阳市政二公司印刷厂

发 行 者：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170mm×228mm

印 张：9.75

字 数：180 千字

出版时间：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刷 时间：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责 编：刘振军

责 校 对：文 辰

责 编 出 版：杨华宁

封面设计：唐敏智

定 价：20.00 元

前　　言

哲学、技术哲学，要不要研究社会技术？社会技术在哲学、技术哲学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如何理解社会技术？如何论证社会技术？社会技术哲学的提法能否成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评价。一是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不够深入。国外一些技术哲学家真正研究社会技术的还不多见，国内的技术哲学工作者对社会技术的研究也刚刚开始。因此，对社会技术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还很不深入；二是当前学术界对社会技术问题争议很多，有些学者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社会技术。有的虽然认为有社会技术存在，但对社会技术的理解也是纷繁复杂，迄无定论。

作为哲学理论工作者，我们觉得无论从哲学的使命，还是从时代的需要考虑，都应该积极地、热诚地对社会技术问题进行深层次思索。

我们的观点是：第一，社会技术是存在的。或者说，在现实社会生产、生活中是有社会技术的。第二，社会技术是技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调整人（组织）际关系，解决社会矛盾，实现改造社会目的的实践性知识体系。第三，社会技术也是技术，正像“个别也是一般”一样。因此哲学、技术哲学也应该研究社会技术、社会技术与人的关系等问题。第四，由于社会技术与技术不仅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而且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因此，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相比，又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所以，在哲学领域中，仅有技术哲学是不够的，还应该有“社会技术哲学”的位置。我们主张把社会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构。

我们并不想创造、建立自己的技术哲学体系，而是想把我们要表达的思想表达出来。本著作共设计了六章主要内容。第一章 社会技术批判论，主要是对哲学、技术哲学、社会技术哲学、技术、自然技术、社会技术问题的研究现状等问题进行“前提”批判，为全书的展开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 社会技术存在论，是针对学术

界一些同仁，否认社会技术的存在问题，按照有、无、质、量、度的逻辑，从“有”开始，研究社会技术的存在问题，为揭示社会技术的本质创造条件。第三章 社会技术本质论，主要是从社会技术与技术、与自然技术的比较，论证社会技术是什么，对“社会技术前提批判”、“社会技术的存在”进行总结、提炼和升华，为深入论证社会技术的特点、价值等作理论准备。第四章 社会技术形态论，主要是揭示社会技术与社会科学、与社会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进而论证社会技术的特征。第五章 社会技术价值论，主要论述社会技术的功能，为人们更好地创新和使用社会技术提供方法论。第六章 社会技术规律论，主要研究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的矛盾运动，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研究社会技术问题的文献资料十分有限，可供借鉴的并不多见。这给我们的深入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但是，我们认为，学术研究需要思辨和创新，更需要与时俱进的胆识和勇气。在研究和探索中，我们运用演绎与归纳、分析与综合、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思维方法，对社会技术问题，特别是社会技术中带有哲学性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和论证。其中，既有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等理论背景的衬托与支撑，更有哲学的抽象与提炼，体现了哲学来自于生活、植根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批判特点。我们既研读了包括自古希腊以来西方著名思想家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原著，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者的论著篇章；又研读了包括自先秦以来中国历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的原著，特别是《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周易》等名家名典。既回顾了中外通史，又审视了当代现实。在此基础上，进行哲学加工和创造，撰著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社会技术哲学引论》。

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示其特殊的重要性，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江泽民同志把社会科学（技术）与自然科学（技术）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提出了著名的“四个同样重要”。如果不理论解决这一重大问题，那么在思想观念上，人们就难以真正消除对社会科学（技术）的成见和偏见；在实践上，人们就难以真正重视并充分发挥社会科学（技术）认识和改造社会功能，因而就难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就难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所以，我们

对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的关系、社会科学向社会技术的转化、延伸等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这部哲学著作，理论基点有两个：一是我们坚持实践的观点，用实践的观点理解人的社会活动，用实践的观点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为社会技术的一系列论证提供现实基础；二是我们遵循社会科学向社会技术转化这条逻辑底线，采取类比的方法，从自然科学与自然技术的关系，看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的关系，为理解社会技术提供了一条捷径，这也是我们研究社会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问题已经提了出来，究竟解决得如何，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没有十分把握为本书划上圆满的句号，只能认真、虔诚地倾听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了！

作　者

2002年12月15日

目 录

1 社会技术批判论	1
1.1 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的思维逻辑	1
1.2 社会技术及其与人的关系也是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	3
1.3 社会技术哲学应作为一门学科来建构	10
2 社会技术存在论	14
2.1 科学与宗教划界的启示	14
2.2 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缺失	17
2.3 社会技术的实践基础	19
2.4 社会技术的理论解析	23
3 社会技术本质论	26
3.1 社会技术的基本内涵	26
3.2 社会技术的本质特性	42
3.3 社会技术的哲学诠释	47
3.4 社会技术的意义论证	50
4 社会技术形态论	53
4.1 社会技术与社会科学	53
4.2 社会技术与意识形态	68
4.3 社会技术形态的分类	76
5 社会技术价值论	79
5.1 社会技术的类别	79
5.2 社会技术的结构	88
5.3 社会技术的功能	98

6 社会技术规律论	105
6.1 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的差异和同一	105
6.2 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同社会基本矛盾的关系	113
6.3 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的矛盾运动	120
结 论.....	138
主要参考文献.....	141
后 记.....	147

1 社会技术批判论

1.1 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的思维逻辑

社会技术哲学引论，是从哲学特别是技术哲学视角对社会技术进行深入研究的延伸和发展；是信息时代人类关于生命、生产、生活、生态及其相互关系所作的哲学沉思和反省。在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认识和利用自然的伟大实践中，仅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远远不够的，正像仅有理论而没有实践是远远不够的一样。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去摧毁”。从实践论视角观之，仅有科学理论，而没有现实技术，是无法实现人们改造世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目的的。所以社会科学要进步，社会技术也要发展。若将两者加以比较，可能社会技术比社会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更为重要。因为“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语）。由此可见，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的思维是合乎逻辑的。

什么是社会科学？究竟有没有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究竟有什么区别？社会发展有什么规律？社会发展有什么趋势？社会科学有哪些功能？社会科学怎样发挥其功能？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是什么关系？“社会技术”的概念是否成立？如何理解“社会技术”？“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有什么关系？技术哲学要不要研究“社会技术”等重大问题，在当前的哲学界颇有争议，迄无定论。但如前所述，“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的思维方向是合乎逻辑的。从技术哲学视角研究社会科学和研究社会技术，特别是研究社会技术，这在技术哲学领域仅是开端，《社会技术哲学引论》因此而得名，旨在发人深省，抛砖引玉。

由“爱”和“智慧”构成的哲学，不管其思想体系属于哪一派别，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凝聚着哲学家、哲学工作者所捕捉到的该时代人类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自我意识，都贯穿着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用以说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独特的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都熔铸着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用以观照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和终极关怀。

赞叹之余，我们也不禁为诸多哲学大师的某些谎言宏论而遗憾——不少哲

学家、哲学工作者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仅仅放在自然技术（物的技术）上，而漠视了社会技术的存在及其重要性。有些学者认为，如果把社会技术也称为技术，那么阴谋诡计当如何解释？如果提出并研究社会技术，那么技术哲学与政策学当如何区分？等等。当然在哲学界也有某些人具有真知灼见，他们撰著并发表《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存在社会技术吗？》、《社会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社会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对社会技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有些学者提出社会科学有必要发展到社会技术；有些学者认为科学技术应当包括社会科学技术，有些学者论证社会科学技术不同于社会意识形态，等等。但总的感觉是，这些研究，虽有见地，但不够深入；虽有涉及，但不够系统；虽有论证，但不够充分。

哲学研究的本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独辟蹊径”，就是要“立异标新”，就是要“对异乎寻常的事物做异乎寻常的思索”。多年来，我们结合自己的学习历程及其知识积淀，联系自己实际工作的切身体味，关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思考当今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探究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由衷地感到：社会技术比比皆是，却又难以捕捉；社会技术特别重要，却被视而不见；社会技术应该研究，却又漠然置之。技术哲学放弃、回避、讳言社会技术，只关注自然技术，不啻是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理论缺憾。

进入 21 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20 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经历了冷战对峙的磨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各国人民都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再发生新的热战、冷战和动乱，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促进共同发展，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进入 21 世纪，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日益密切，世界生产力迅速发展，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创造生活的能力大大增强。同时世界的发展并不平衡，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没有根本改变，南北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民族、宗教、领土、资源等问题引发的争端和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贫困、毒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趋突出，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标志着国际局势正发生着冷战结束以后最为深刻的变化，需要各国人民冷静思考，认真应对。

进入 21 世纪，人类赖以生存的小小寰球，在 45 亿年前业已生成的资源正在枯竭；维系人类生活的生物圈已濒于脆弱的平衡中；现代化大生产在创造新的文明的同时，又生产着大量的废气、废水、废渣，严重污染环境，危害着人

类的生存；核大国制造的核武器以及新一轮军备竞赛，正在威胁着人类；人口失控带来的人口膨胀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使人类正处在第一次面临着自身生存受到威胁而陷于困境的历史转折点上。目前，人类正处在一次最深刻、无疑也是最迅捷的历史变革之中。人类生活和活动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将被全球的流动着的信息所渗透，所整合。

进入 21 世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努力，特别是加入 WTO 以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更面临诸多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如何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趋利避害，沉着应付，抓住机遇，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重大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哲学、技术哲学要不要关注？要不要从“时代精神”的视角，认真对其进行深层反思？要不要殚精竭虑，高屋建瓴，为人们解决这些问题，找到一条线索，提供一些启迪？

因此，一种新的眼光，一种更适合我们这个不断变化着的时代的开阔、富有洞察力的眼光，就变得十分重要了。爱因斯坦曾经以一位伟大科学家的睿智指出：“你不能用你提出某一问题的同样的思维来解决这一问题”。爱因斯坦没有用 19 世纪物理学的思维框架，来解决 19 世纪的物理学问题。他创造了新的理论体系，实现了线性科学向非线性科学的历史性转变（以广义相对论为标志）。现在我们处在同样的境地，人类已经跨入 21 世纪的门坎，其中关键之点，就是努力用创造性思维回顾过去，正视现在，展望未来，否则我们将难以真正进入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更难以在新的历史纪元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收获，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正是基于这种思考，出于对哲学使命的考虑，对理论兴趣的张扬，对国民社稷的关注，尽力克服参考文献短缺、理论准备不足、研究时间有限等诸多困难，我们选择了“社会技术”这个在常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题目，思忖之、咀嚼之、表达之。

1.2 社会技术及其与人的关系也是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

自然技术及其与人的关系，是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点毋庸置疑。在我们看来，社会技术及其与人的关系问题，同样也应该是技术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技术哲学是国内外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哲学分支学科之一。在我国，技术哲学研究，也可谓方兴未艾，每年都有大量文献问世，都有一些重要的理论专

题，如技术的本质、技术与经济、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及技术与伦理价值等理论问题得到学术界较为深入的讨论，甚至还有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和译著出版。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总体而言，技术哲学尚属成长中的学科，并不成熟，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如此，还需要发展和创新。比如，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技术价值论、技术哲学的转向、技术哲学共同体等问题，等等，都需要深入地研究和探讨。此间，迫切需要总结、借鉴国外 100 多年来技术哲学的发展成果，吸收各门具体技术科学的思想精华，以期对技术哲学有所思考，有所创新。

国内外某些学者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一种力量比技术更能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与社会进程了，今天人类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在这里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尽管不能被断定是问题之源，但却折射着所有的问题。因此，任何一位思想家都难以回避对技术的哲学反思，这种反思实际上就是对人类的前途与未来的沉思与求索。其结果是技术破天荒地迅速构成了当代哲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出现了哲学研究的“技术转向”。有些学者认为，由于造物活动即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我们不但要说“我思故我在”，更应该说“我造物故我在”。他们认为，造物主题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哲学的第一主题。而哲学家们在两千多年的时间中都迷失了这个主题。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提出本来是以人的造物活动和人工物品为现实基础和背景的，但却硬把它当成了说明普遍的自然物的理论。康德的“三大批判”虽然毫不含糊地承认实践理性对于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但他心目中的“实践”却囿于道德实践藩篱之内，以至于一百多年后的德韶尔提出要写“第四批判”即“技术制造批判”。认识和造物是两个不同的过程，研究认识过程的哲学分支早已形成，而研究造物过程的哲学至今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大力开展工程哲学研究是时代的迫切要求。有些学者还认为“转向”是一个很重要的术语，它意味着哲学重心的转移和透视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根本的变迁。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的“技术转向”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历史证据。但是他们愿意借这个字眼来唤起人们对“技术正在或即将成为哲学反思的中心话题”（而不只是“技术哲学要发达了”）的注意。这种中心地位表现在“技术不是诸多问题之中的一个，而是使所有问题成为问题的那种问题。”真正的问题乃在于需要对“技术时代”有一个事先领悟。哲学的“技术转向”不光有着外在的原因，而且有着内在的根据。学者们分析了“技术哲学的历史性缺席”这一事实，指出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即“追随”物理学，而物理学是关于“自然”的学问，人工物一开始就被排斥在哲学反思的视野之外。希腊哲学家忽视工匠的工作，认为它对知识论无补，与真理论无

关。“哲学—科学”自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以理论活动为主要对象，而与实践无关。甚至在今天，人们即使考虑现代技术的巨大影响，也认为它主要来自科学的应用。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西方哲学已逐步把实践问题置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时间、语言、自由、技术相继或同时受到哲学的重视。今天看来，技术有可能成为一个整合的因素。技术有着最为漫长的历史和最深刻的人性根源，它同时规定着自由的实现和自由的丧失，是人并无可能简单放弃但在今天明显存在着危险和挑战的东西。问题在于由于技术在哲学中的历史性缺席，我们有可能尚未真正地经受技术，或者说无可能把这种活动看做人自我建构的基本活动。技术作为真理的种种发生方式还有待进一步揭示。也有些学者认为，“技术转向”与“语言转向”的相似处只在“注意力转向”，其更大的差异在于“语言转向”表达了那种以语言分析的方式或以现代逻辑的方式转向语言的意思，即“使语言分析成为哲学的，使哲学成为语言分析的”，可是对技术的重新解读尚没有显示出确切的含义。但是“技术转向”并不等于哲学不应当关注技术问题。从诸多学者热情而深邃的关注中，我们不难看出，当今时代，我们改造世界的实践、知识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如今的科学技术现实已把“存在就是被感知”改写为“存在就是被制造”。但在严格意义的哲学史中，哲学家对于技术的关注往往难于打破技术与人文两极对立的思想格局，“技术”常常是一个与失落感密切相关的贬义词，而那技术之外的家园描述、自然描述，甚至关于原初技术观的描述更像是童话。这种思路无助于我们理解正在经历着持续巨变的社会现实和人的现实。因此，只能通过以哲学方式追问技术才能获得。

那么，哲学当如何追问技术？或者追问技术的哲学是什么哲学？哲学当追问什么样的技术？仅仅是自然技术、物的技术？还是既追问自然技术，又追问社会技术？

继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偏爱有加之后，某些政治学专家也认为：“世界上任何政治的运动，都是繁荣人类的一个重要条件，时至今日，人作为政治动物的时代远未结束，人变成社会的动物还需要十分遥远的等待。而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必须明白人和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领导者则必须是这方面的理论专家。”笔者则试图在其后面再缀上一句：“作为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领导者，也必须是这方面的实践专家和技术专家。”

全面、深刻地论证这一问题将在后面进行。这里先略陈一二。

我国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的研究与西方大概有所不同。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特定的理论前提或理论形态是自然辩证法。在“自然辩证法”阶段，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等内容以初步的但却是统一的

方式，被看做“自然界存在辩证法”这个大前提下的哲学的有机部分，而在目前这种发展了的科学技术哲学中，其包含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分支学科却被认为是不同的话语系统，出现了忽视或者否认科学技术哲学的哲学学科性质的倾向。这说明，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是不充分的。这是一个需要范式并且正在产生新的范式的阶段。这为科学技术哲学工作者建构科学技术哲学体系，发展、创造具有时代特征或者发展创新能够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技术哲学，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可能性空间。

科学技术哲学是对科学（内在地包括了技术）的哲学理解和哲学反思。这种“对思想的思想”、“对认识的认识”，不是以思想的对象或内容为对象，而是像康德说的，是对思想的原则、认识的界限和范围的反思。一般地说，作为一门哲学性质的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受到两个基本因素的制约：一是反思科学技术的哲学是什么？具体哲学观的渗透与实现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属性。从这种意义上说，有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有人本主义的科学哲学，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的绚丽之花，不仅从孕育于“自然辩证法”，而且是在对科学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解答中、与当代其他科学哲学理论的比较中绽放出来的。二是哲学反思的科学技术是什么？哲学理解的科学技术，仅仅是作为知识观念的科学技术（像逻辑实证主义），作为活动的科学技术（像历史主义），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技术（像科学社会学），还是以一定的内在性统一了上述含义的科学技术？这种科学技术是否包括社会技术？这些都是目前从对象方面导致对科学技术哲学不同理解的基本问题。笔者对此一直持肯定态度。

科学技术哲学是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对科学的哲学反思，如前所述，它从改变“现实世界”的高度理解的科学内在地包含着技术，包含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在人—自然—社会的本体论关系中现实地蕴涵着科学技术哲学诸内容——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的统一性。与其他科学哲学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实现了反思科学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首先，以实践的思维方式理解科学技术，其着眼点首先是以实践的方式生存并在实践中生成着的现实的历史的人。这就从出发点上，既超越了逻辑实证主义，从既有的科学知识出发的逻辑分析，也超越了科学历史主义虽从科学活动的历史出发却脱离了人的现实世界的历史分析。进行科学技术活动的人是科学技术活动的前提。但这里的人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的人，科学历史主义揭示的科学的理论预设性在这里被上升到了本体论的层面，海德格尔阐述的

“前理解结构”及其逻辑在这里也不再是个体精神生命的展开，而是被看做人的现实的社会性的实践活动的结构。从现实的历史的人出发，困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科学的可能性问题获得了正确的理解思路。原来，使科学成为可能的，既不是“逻辑与世界同构”的假设，也不是某种科学范式的确立，而是伴随人类的历史发展而来的蕴含在科学实践中并在实践中发展着的人的理解。这种将科学哲学探究的出发点不是确定为某种科学的方法论，而是确立为寻求隐藏在科学活动中先于科学并使科学成为可能的条件的哲学方法论，恢复和倡导的恰恰是马克思一再强调的哲学的批判本性。

其次，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反思科学技术，必然不仅会有从解释世界的角度，而且会进一步从改变世界的层面理解科学技术。在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有两种倾向使技术哲学变成了与科学哲学几乎没有理论关联的话语系统：一是从技术哲学内部出现的将技术看做脱离科学技术的存在，绝对化地将人类的科学技术活动区分为“理论的”科学研究与“应用的”技术开发；二是从科学哲学内部出现的在科学因其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而受到批判时，人们在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之间所作的划分。这些区分或者划分本身在一定情况下当然是有意义的，但由此将技术哲学与科学哲学分开来建设，既忽视了它们在整体上的统一性，也不符合科学的实际。现在和未来，科学——科学的应用（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是一个具有逻辑连续性的实践过程。科学技术哲学是关于现实世界解释的，也是关于现实世界改变的，是关于科学的，也是关于技术的，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哲学。

再次，从实践的思维方式反思科学技术。必须深化和升华人们对社会、人、社会技术的本质的对象化的认识和理解。对目前出现的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以及人们为了消解这种对立而产生的一些想法，是人以人的方式生存，创造有意义的世界而还没有达到自由、全面的发展的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将人的“现实世界”、“感性世界”“当做实践去理解”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特征。从实践去理解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就不是纯粹的自然世界，也不是纯粹的社会，而是由自然和社会相互作用构成的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构成了现实世界的深层结构。人就是生存在现实世界中以现实世界的改变为使命的存在者。这些本体论思想显露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本质上是一门科学”。^①

进入 21 世纪，市场经济、网络伦理等问题日益呈现在人们面前，也还需

^①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0 页

要人们对技术，特别是社会技术作一哲学的追问。比如，在中国现在不公平竞争问题、市场经济中的诚信问题等，都不能回避社会技术问题。西方有一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实际上，利益之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序竞争和不正当竞争。没有一视同仁的相对公平市场竞争法则，就没有机会的均等，而时代对这种公平、诚信的伦理机制的呼唤，只有国家能够以全社会的名义给予回应。只有社会真正建立起了这种机制，才能体现市场的本质，才能维系有序的市场。计算机、网络商务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人际交往领域，这一新领域不仅要求网民和商家认真思考如何合乎道德地共同生存、经营与发展，而且呼唤新的伦理技术和市场交易技术能够应运而生，以求保证公共秩序的稳定，但并没有提出全新的伦理原则。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发展虽然被看成是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标志，但知识经济也只是所谓“后工业社会”的内容之一。后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在主要自然技术类型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提出“社会技术”问题，界定“社会技术”概念，确立“社会技术”范畴，揭示“社会技术”规律，论证“社会技术”创新，并辩证地研究“社会技术”，打出《社会技术哲学引论》的旗帜，是不是无事生非，故弄玄虚？不是的。原因很多，最起码是因为“社会技术”问题中，确实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哲学问题或带有哲学性质的问题。

第一，究竟有没有社会技术？如果没有，那么人类是通过什么或者用什么手段来改造、建设社会的？或者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是怎样被改造的？怎样由一个洪荒世界、原始社会而发展到今天信息社会的？其内在机制或者手段究竟是什么？如果有，那么对“社会技术”应该作怎样的理解？如何论证“社会技术”的存在？

第二，“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有什么关系？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两者分别发挥着什么作用？两者有没有相互的关联？在逻辑和实践上有没有相互作用？两者的研究方法有什么异同？两者能否相类比？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相类比？“社会技术”有“技术一般”的哪些特征？

第三，“社会技术”为什么能够成为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技术哲学由于多年来对“社会技术”重视不够，在理论与实践上有什么损失？“社会技术”在技术哲学中居于什么地位？

第四，“社会技术”与社会科学是什么关系？社会科学为什么正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社会科学应用问题为什么显得更加重要？社会科学怎样才能被应用？如何理解“社会技术”是社会科学发生作用的一个中间环节？是否所

有社会科学发生作用都要转化成“社会技术”？是否所有的“社会技术”都以社会科学为基础？

第五，“社会技术”与社会意识形态是什么关系？社会科学与社会意识形态是不是一个概念？如果社会科学都有与其相应的“社会技术”（或者所有的社会科学如果发生作用都要经过社会技术），那么“社会技术”领域要比社会意识形态宽得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部分）就是“社会技术”？还是它（理论）的转化形态（规章、制度、法条等）是“社会技术”？

第六，社会技术如何划分？社会技术与社会环境，社会技术与人的素质，社会技术与生产力水平，社会技术与文化传统，社会技术与地理因素，社会技术与社会工程等分别是什么关系？

第七，“社会技术”的系统结构怎样？“社会技术”有哪些要素？“社会技术”的创造者、使用者、接受者分别是谁？“社会技术”在阶级社会和非阶级社会有什么区别和联系？“社会技术”的社会性和阶级性问题是什么？“社会技术”是中性的？还是有别的什么特点？

第八，“社会技术”与社会需要是什么关系？“社会技术”有没有继承性和选择性？“社会技术”创新的目标选择和实现机制是什么？“社会技术”发展有什么规律？有没有异化问题？

第九，有人以为，自然技术能够很精确地把握“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怎么做”的问题，而“社会技术”却很难精确地告诉人们“怎么做”的问题；由于社会这个有机体的特殊复杂性，人们没有办法像用“自然技术”的办法对付“自然”那样，去用“社会技术”的办法对付“社会”。如果这些想法是有道理的，那么这是两者固有的特点，还是“社会技术”会渐进走向精确？

第十，“社会技术”的未来如何？人类利用“自然技术”一味占有、控制自然，出现了生态问题，那么人类利用“社会技术”控制社会，会有什么样的结局？“社会技术”有没有高新技术？等等。

诸如此类的问题，用实证科学的方法，企图具体、精确、可检验的方法是难以解决的。这时，只能向哲学求援，用哲学所特有的抽象、思辨的方法加以研究和讨论。这个“伟大”使命，只能由技术哲学而不是其他什么哲学来承担！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哲学中的技术在逻辑上是“大技术”，正像现代科学是“大科学”一样。“大技术”包括“社会技术”，但“大技术”又不等同于“社会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哲学也就不能等同于社会技术哲学，也就不能替代社会技术哲学。因此社会技术哲学在逻辑上就有相对独立的可能和必要！

可见，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具体的缺席和规律等提升为“社会技术”，可